

的结果。

国际地位的提升也使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为世界所关注。希拉里等指出，在即将步入复苏之际，中美两国须采取更多的措施，为未来均衡而可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美国应重新储蓄，增强金融体系，在能源、教育和医疗领域增加投入；中国应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发展，刺激内需增长，减少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提高个人收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以消除中国公众被迫存钱的原因，这将对中国内需和全球增长提供一个有力的推动。

可以理解，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更加关切是对中国国际影响的反映，也是对中国活力与潜力的认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世界抵御危机中发挥了作用，也将在危机后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中承担更加积极和重要的角色。

## 印度和平崛起问题及中美印三角关系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当代巨型国家之一，印度不仅始终不乏大国抱负，而且一直表现出强烈的世界大国地位欲求。印度具备就人口、幅员和自然资源而言的世界一流大国基础规模条件，而且从衡量大国地位的某些关键性指标数据看，也呈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竞争力。经济力量的显著增强意义尤大。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经济连年高速增长。从 2005 年起，印度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突破 9%，虽然此后受卢比升值和物价上涨影响，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 2007 至 2008 财政年度结束时，经济增长率仍达 8.5%。与此相应，印度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加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印度 2006 年度的贸易量虽然只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2%，但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外汇储备亦随之稳步增长，2008 年达到 2850 亿美元。印度已是

世界第 12 大经济体，2008 年 GDP 总值达 12000 亿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印度已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在军事和准军事高技术方面，印度也体现出大国实力。印度不仅维持着就现役部队兵员数量而言世界第三大武装力量（140 多万人），而且作为事实上的核武器拥有国，继续大力推进战略核武力建设，中远程弹道导弹力量发展相当迅速，并且在 2009 年 7 月下水了第一艘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用《纽约时报》的话说，这是印度政府一种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即造就一支与印度崛起中的世界地位相称的军队。2008 年 4 月，印度发射了一枚自行研制的极地卫星运载火箭，并且成功地将十颗卫星送入轨道；10 月，印度将它的首个月球探测器发射升空，成为世界上第 6 个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12 月，印度为外国客户制造的首颗卫星成功发射升空。这番紧锣密鼓的航天动作确实引人注目。

作为印度崛起的一大动力，战略现实主义的治国方略成为当代印度渴望大国地位的一种战略文化或战略信仰。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分或最突出的表现，在于通过哪怕不受欢迎、甚或遭致国际制裁的战略举措，来促使世界认识到作为大国的印度不是仅仅概念和言论意义上的，而且确实是一个按照基本的战略规划不断迈进的基本现实。与此同时，战略现实主义规定，印度在当代世界和亚洲的基本战略选择是尽可能和平地积累、发展和使用力量或权势；在此意义上，和平是一个服务于崛起的工具性价值，主要涉及目标与能力、效益与成本、可望性与可行性的关系。

除了自助之外，均势加搭车成为印的战略选择。就印度来说，搭车就是搭美国之车，因为美国是主要的全球性大国和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相对亲近印度并需要借印度去帮助其制衡中国。但是，缔造均势是印度的根本和长久的目标。印度对外政策的长远趋势是谋求均势而非美国优势，甚至也不是美印优势。因为：第一，如果能与那些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构建起稳定和有选择的合作关系，就能确保印度应对超级大国美国的颐指气使；第二，谋求均势是一项保险的政策，因为当世界走向多极结构时，印度将在有少数几个力量中心的这一结构中确保占据有利的一极地位；第三，对国内来说，均势也是必须的，因为印度的公众舆论近乎一贯地不赞成与任何大国结成同盟。

不仅其强国抱负和作为根本战略的和平崛起，而且在最重要的外在环境方

面，印度也与中国相似，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战略机遇。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世界基本潮流，成为了印度和平或基本和平崛起的一大外部保障。适用于中国的一个根本判断也适用于印度（虽然印度对此的认识速度、坚信程度和利用能力显然尚不如中国），那就是在世界政治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和平发展有其坚实的基础。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总的来说，战争作为国家利益有效工具的价值已大为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军事表现重要，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在这样的变化中，和平崛起符合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具有获得成功的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保障。

在冷战后新的国际权势分布格局中，印度获得了在南亚的所谓“地区核心国家”地位，并且使得印度的地区战略目标主要为促使其他的地区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这种地位，同时“说服”区外主要大国予以认可。苏联的瓦解和俄国在南亚势力的衰减，巴基斯坦的羸弱和内部政治/社会分裂，“9·11”事件后美印反恐合作关系的凸现，印度的“全方位外交”，中国强劲崛起背景下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大为增长的对印度的战略期望和“价值观”作用期盼，所有这些都便利和促进了印度的地位。其中最后一点尤有长久和广泛的含义，其象征就是美印核协定，它被《纽约时报》恰当地称为旨在重新界定冷战时代经常彼此抵牾的美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将印度发展为制衡中国崛起的一大力量。

正如可以为中国崛起编制一份关于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的“决算表”一样，同样也可以为印度崛起这样做。印度基本的弱点显而易见。截至2007年，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仍高达22%，文盲率达25%，印度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上居于第127位。在自然资源方面，印度也有很大的弱点，最突出的是石油资源严重不足，储量只占世界总储量的1%，用油大部分进口，印度经济因而有严重的易受伤害性。与此同时，印度城市化速度偏低，教育发展很不平衡，还有种姓和宗教问题的刺激作用，削弱了社会凝聚力。

与中国的相关方面相比，印度的一些基本弱点尤其显现出它们深远的历史性质和深刻的文化性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连续不断的历史，印度却在不少意义上是个晚近得多的造物，在19世纪中叶往后的英国统治时期里才

获得它当今的大部分领土；中国文明很大程度上由它与国家的关系界定，印度文明却与种姓社会难解难分；中国有非常经久有力的人口认同感和文化同质性，印度则以族裔、语言、文化、宗教方面的巨大多样性和异质性为特征，从而造就或促成了大得多的内部异己感。中国文化传统虽有阻碍但更多地便利或促成了中国人总的世俗心态、实利精神和事业心，与在印度常有的宗教执迷、实利禁忌和闲暇偏好相比更具“现代性”。

看似自相矛盾但实际上有其深刻的文化统一性的是，印度一方面有强烈的大国抱负和民族主义心理，另一方面除了意欲凌驾周边小国和巴基斯坦外，大致缺乏真正的区外进取意愿，如果预料成本较为高昂的话。有印度学者就此不无失落地指出，部分地归因于英印统治时期的战略——安全欲求，印度长期缺乏权势欲望，仅在安全面临挑战时才会被激发起来。这一战略文化心理，加上印度国内多半因社会特性而大致层出不穷的种族骚乱、教派冲突、民族分离主义事件，阻滞了印度在战略经济乃至战略本身意义上走出南亚。

国际地缘政治结构对印度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美国在与印度发展关系的同时，坚持与印度的地区对手巴基斯坦结盟或向其提供军事支持，其目的被印度学者不无夸大地称为“地区遏制”，即制衡印度或减小其优势地位。还有，由于印度不时采取某些对华不友善态度或者做些容易被中国有理由设想为对华不友善的动作，加上印度存有对巴基斯坦的显著敌意和中印关系存在其他重要的现实阴影及历史宿怨，中国当然是印度必须考虑（而且事实上被它过头考虑）的一大经久的战略制约要素。最后，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印度的地区对手巴基斯坦虽然内部隐患异常严重，与印度在实力对比上显著处于下风，但拥有一亿多人口和核武器，分别与美中两国保持友好和密切的关系，国内的宗教情感和历史记忆与印度深刻对立，因而将是印度地缘政治权势的一大制约。

21 世纪或其前期，印度崛起为强国几乎势所必然。中印两国各自的近乎洲级的领土面积、十多亿的人口规模、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核武装，还有意欲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民族抱负，足以使这两个新兴大国与美国一起，在 21 世纪或其前期作为主要角色影响和塑造亚洲的国际事态。中美印三国如何互动，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亚洲地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其中，作为一个本土远在美洲的亚太大国，同时作为一个长时期内拥有显赫总体优势

的超级大国，美国在这地缘政治大棋局中容易占有主动，其政策取向将直接影响中国和印度的安全环境。与此同时，正是由于美国在一个长时期内的显著总体优势，也正是由于中印两国各自发展成为强国的必然趋势，美国宁愿与它们各自合作，虽然也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但一般会争取并帮助防止它们之间的大冲突，以免美国不得不直接站队或直接卷入之虞。就印度来说，它所在的南亚次大陆作为一个地理上与东亚隔绝的独特单元，使其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主要是印度洋区域及其邻近外缘，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那里必定并非中国的战略关注重点。如此，加上中印两国必定相当长期的国内优先、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中美印三国间的极化局面和两极持久对抗少有可能出现。

目前，中美印三角关系总的结构特征仍是三国都只致力于较有限的政策目标。因此，中国应当消除在有些人那里多少被夸大的被包围感，争取发展分别与美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同时重视美印关系态势，特别是对其国际政治意图保持必要的警觉。就目前实际状况来说，中国尤其要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争取稳定甚而较大地促进中印关系，努力和耐心地争取消灭中印间那些过头的战略猜疑、历史宿怨和战略/经济竞争可能性。对于有长远重大意义的中印关系不能掉以轻心。